



戴玉珍

出生：民國四十二年生

學歷：美國南伊利諾州立大學碩士

現職：竹北高中教師

曾發表之作品：「古厝逍遙遊」、「火」、「懸絲」、「島」、「遺物」

獲獎紀錄：新世紀宗教文學獎、吳濁流文藝獎、竹塹文學獎、竹風文學獎、
『天下雜誌』—走過從前、散文。

短篇小說 佳作 文公尺

創作理念

當「五四運動」被假借為四年級與五年級世代價值對照的代名詞，六年級與七年級生不甘示弱的也開始嗆聲。甚至於前段班後段班的區隔，變成五年一個世代。

至於老年人，是被遠遠拋棄在後面的了，活在古老單純的價值城堡裡，說著新世代不懂的語言，新世界對他們來說，既複雜又虛擬，像不同次元的時空。

家具博物館陳列的傳統家具，就像故宮博物院的古老蒐藏，當我在大溪鎮上看見整條街的傳統家具時，不免疑惑，在現代生活中它們的價值是什麼，是陰森神壇下的法器，或是肅穆祠堂裡的供具？老人在我們的社會裡處於什麼樣的地位，在八年級生的眼裡，是不是介於生人與祖先之間的過渡世代？

文公尺

奈米？那麼小的單位是什麼樣子？

閉上眼睛，在我腦摺間的蒼穹裡捕捉，那玩意兒遠在我的視覺經驗以及想像力之外。

相對於它，我那製圖尺是石器時代的度器，或許在我父親的文公尺上，那些標記之間的某處，冥冥裡的一點才存在著。從前，當我父親就著文公尺前前後後的計較時，我不禁懷疑他的前身是魔法師，只有他才能在那簡簡單單字形又大的古老尺上，找出幸福快樂的確切點。

結果是，沒有人知道那一點在哪裡，就連我父親自己也迷惘。

躺在那裡的人像存放多時遺忘在冰箱一角的老薑，或者是一件擰得透乾不曾解開又經風薰日炙的舊毛巾。新聞記者說那是一名老婦。老婦人卯烏著嘴含著風不成句的，說的好像是兒女不肖什麼的。伶牙俐齒的記者不待那口風呼嚕完，便搶接過來哇噁啦烏又長又溜的，向全國觀眾投訴那幾名躲避起來的兒女。

記者循線聯繫到老婦的兒子，麥克風伸向電話，像好奇的黑狗湊著鼻子噲噲嗅嗅的，結果是一個男人的憤怨聲音被無限擴散，那情形好比是遺失了的丁字褲被貼上公佈欄，上面還繡著名字。

事情的原委是，老婦將大部分的家產分給兒子們，又私攢了一小部分準備歸天之後要留給女兒們。兒子們發現了就不奉養她了，說是「這樣的話就由女兒們去孝順好了」。

關於老人的新聞多了起來，不只是親子糾紛，還有走失的，公佈欄上一格格的照片，像用了不良洗劑造成褪色發黃。毛了輪廓，迷茫著眼，耷拉著唇的老年失蹤人口，被時光緊緊封鎖，沒有人知道他們在哪裡，包括他們自己。

這讓我想起了我的老家。

我在老家經過的時候經常是過門不入的，有時甚至不感覺到它的存在。它夾立在市區內的家具街裡，一條老街上共三四十片家具店之間，經濟景氣好起來後，時髦亮眼的西式行頭讓這些店一下子從昏暗憂鬱中醒了過來，變成明燦燦的白晝繁榮。彩色皮沙發胖軟的曲線，看著就覺得上面應該懷抱個豐腴美女。綴著蓬蓬縐紗裙，有粉藍、緋紅、秋香茶色或雀躍著草莓、櫻桃、甜蜜花果的床罩，一床連著一床，滿屋滿店的誘惑著浪漫。原本樸實的書架也配上小燈、墨鏡，浮華得非數千上萬的名酒不足以匹配，但我們的家具店依然沉睡在五十年代的景氣裡。

父親在世的時候，我們也勸他改賣西式家具，可是他固執得似古代的蒸汽火車頭，連彎也沒得轉，理由是做家具是他的本業。那就做西式家具吧，可他也不願，猶自埋頭在那凹凹凸凸的楔榫對合裡，一面低頭工作一面聽著收音機播放的歌仔戲。

那幾年，偶而還有人來訂做傳統家具，老式的暗紅色木構床、神廳裡安佛供果像七爺八爺的高低桌、上面還要雕刻些打虎、臥魚、或者其他不記得情節的孝子圖。但是，許久，許久許久，才有一個鄉間的神壇或家具商，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訂了一次貨。

到我大學畢業的時候，就不曾聽說有人上門訂做家具了。我假日回家，見他總是守在一堆完成好久的作品之間打盹，收音機裡哀哀怨怨的歌仔戲，聽起來始終是三娘教子最慘澹的一段。（痴等丈夫和兒子回家有幾年了）我每月拿生活費給他時，他不再推辭，有時他也舞刀弄銼的說不做事人和工具都會生鏽，大家勸他收山養老將店面出租，他也嗯嗯嚶嚶的，像迷路人不甘心的繼續探索，稍有些蛛絲馬跡又牽引得欲罷不能。好幾次他斬釘截鐵的說要收攤，偏又不知哪裡冒出來個人，像找到了魔法街的入口，上門訂製個零星家具或為老家具補充個零件。

「要檜木的。」

於是小店蓬葦生輝起來。鋸、銼、鑿像法國名廚的道具，料理得一屋子充滿芬多精。記得當時老人家的收音機正唱著快板，大概是陳三五娘私奔那一段。

我在唸大學的時候吧，曾經拋開功課從上學的途中走岔了，搭了一班長程公車，彎彎搖搖晃晃蕩蕩的遠離那顏色俗麗、氣味酸腥、走著電子合成節拍，循著公式運轉的城市，去尋一個縹緲渺渺像有又似不存在的世界。

那所在應是深山，傍著大河，河港裡捱捱擠擠，碰得梆梆叩叩的，盡是從上游高得穿雲帶雪碧得漫香滴油的大森林裡伐下的樟木、檜木、櫟木等，似出嫁的鄉下姑娘自己乘風駕浪順水到婆家來了。

有一條長街，從山腳下蜿蜒蜒直到港邊，螞蟻運糧一般沿街匯集了四五百家店舖。

港邊的鋸木廠發出高頻率的鋸木聲，像夏日黃昏裡盤據樹上的蟬，鼓著腹膜發出「軋」和「吱」的合音。以前我聽見蟬聲以為林子裡有人鋸木，現在聽來又以為是山裡的蟬搭漂木的順風車溜出來了。

店舖門樓雖然古舊，在太陽下卻光影躍動，家家門面上都是巴洛克石雕，輪唱著古老的頌歌，什麼松鶴延年、琴劍書香、百世其昌等，造型飽滿，線條猶勁，光影深刻迷人。又似教堂裡的唱詩班，一排排滿面光彩，唱得意興飛揚，都說是主的榮耀。

我好似走入十七世紀，在歷史中漫遊。

我結婚的時候也是的。

是因為那張床。我父親做的最後一張床，說是閒著會生鏽時做的，又說店裡一定要有一件樣品。那張床一直無人問津，其實早已沒人上門看家具，那老舊深褐色的店面早已在家具街隱形了，朋友來找我，給了地址說是家具店，卻沒人尋得到。我坐在店面深處光線更暗的一角，看著我的朋友在店廊外一次兩

次的走過，眼光從左鄰一下子跳到右鄰，好像麻瓜經過魔法的月台，知覺忽然在這裡斷線失靈。我看著朋友在對街打電話，電訊一通，老屋才像上前應卯般顯現出來。

那一座古式的架子床結構很複雜，我曾在電視上看過管風琴的製造，歐洲人將工匠說成是建築師，說是建造管風琴，我父親的態度差不多也是那樣的。他建構了那一張床，爲了展示他的功力，還在床前加了一座暖閣，就跟店舖的前廊一樣，廊下兩側各有一扇鏤刻的梅花喜鵲屏。坐在床沿恰好隱在暖閣的影子裡。深閨暖閣，閣裡的人簡直就是俄羅斯娃娃層層包裹中，最裡面最小的那一枚。暖閣的床壁床沿和床腳，刻著牡丹鳳鳥，上朱漆描金線，做的時候滿室生香。我心裡非非的，想是他要續絃了。

那床在店裡放了怕不有十年，只一個古董商來問過。

「哦，不是真古董喲。」他丟下這麼一句就走了。

父親去世後，那店關了好幾年。兄弟姊妹們都提不起勁去整理，不是不願清理，是對那滿屋子厚重頑固的原木束手無策。那幢房屋從屋樑、天花板的橫樑、房柱、以及待字閨中的家具，還有堆積未用的木材，都是世出名門的好料，又厚又重，在老屋裡鎮守著。我在屋後的天井裡晾曬衣物時，不免想起牡丹亭裡的遊園驚夢一折，直到我出嫁。

有人提議，那一屋子的家具作爲我的嫁妝。

我百般不願，當時的心態就像是要帶個老家院陪嫁一樣，有說不出的累贅。可我那未婚夫好奇的在屋裡東摸西瞧，像是無意間闖入海盜的藏寶窟，或是小孩子進入麥當勞，張大了嘴豪爽的點。那套嵌著螺鈿的龍鳳玫瑰椅和茶几、腳下踩著步步高升棖的官帽椅、外加這一座宮殿一般皇后娘娘睡的暖閣，就吹吹打打的跟著我進了他家。

新婚夜，我坐在床沿上，心裡升起的竟是古代新娘從一個封閉家庭到另一個封閉家庭的禁錮感覺。床架的木格蛛網一般密絡繁織，新娘子坐在複雜的道

德網裡，婚姻像走在鋼索上。放下錦帳，穿花撥霧；除去錦帳，木架好似獸籠。

「像動物園的猴子，在籠子裡交尾。」我說。

丈夫每次躺在床上，看見床頂的網架就吃吃吃的怪笑。

夏天到的時候，我們將那張床移駕客房去了。

再說那條十七世紀的大街吧。

四五百家全都是傳統木器家具，有的是木匠做坊，有些是展示店面，整條街薰香一般充滿陽光鋸屑與原木精油的味道。一個木匠在滿壁各色神龕的店裡工作，那些神龕比一座座空墓穴還要幽森凜人，可那木匠神閒氣定的，專注得有些驕傲。

他刨木鑿榫，在那塊肌里細緻的紫檀木上擦擦磨磨，很像三溫暖裡按摩師在人家背上搓搓揉揉，又做臉剔痘子修眉毛，最大的不同是他酷得沒話說。我站在門口看他做事，他頭也不抬，就像我是一隻在門口曬太陽的貓，他兀自用功的就著文公尺盤算，找尋那些數字之間隱藏的官祿壽福，點化那些本就帶有山靈水氣的原木。

那些木器家具中，有高貴神祕的黑檀木、獸文斑斕的黃花梨木、煥發喜氣的朱紅漆器、而貼上螺鈿的更是珠光寶氣，它們的神采使店家更自信。

老闆娘美得像古畫裡出來的，巧得似現代商場上的女強人。她們圓熟幹練的招呼客人。發了跡的生意人、企業主、神壇廟宇的買辦，來來往往，進這一家，看那一家，就算不是汲汲攘攘，也沒讓商家閒著。

還有一個磨九孔貝的師父，在一間比較像居家的店裡工作，砂輪機的皮帶輕呼快轉，在「哥」與「吱」刺耳的合音下，粗糙黝黑紀錄著深海波紋的貝殼，脫胎換骨成七彩霓虹珠光流轉，然後又裁切成圖案鑲在木器上。

這條街伸展了近三公里，直到上山的坡道為止，繁華如夢。

真的是夢。

山村其實沒有那樣的榮景，只十家八家黑舊小店，像我父親的店那樣，很含蓄的隱居在那裡。我走在山村的街道上，似尋親未遇，心裡失落得很。

我出嫁以後，老房子空著許久沒清理，門面越來越不起顯，兩邊的商家走廊上的貨品，屁股一挪一挪的入侵，門柱上的廣告招貼魚鱗似的一層疊著一層。

有一張新貼的尋人啓事。

一個老婦人，名叫「黃不迭」。

「這老伙仔住在後面一條街。」隔壁的店家說。

照片很模糊，兩眼瞳孔有些失焦，較淡色的一邊好似生了眼翳，還是照相時天邊飄過一朵雲（我姪女說的），或是來了個隱形攝影師，在她搜捕記憶最茫然失神的時候按下了快門。儘管如此，依然可以分辨出那年老的婦人是我母親生前的朋友，像是去世多年的人回來尋親。

「她很好額，財產多得——」隔壁的老闆娘說。

那怎會失蹤？

「失智囉。出門到隔壁開講，一煞目就紡見。」

老婦人憑空消失了，就在那條短短的街上，三五家店之間。有人說她消失前還直抱怨對兒孫不滿；有說她戴著金飾莫不被拐了；老一些的人說「許是盲神作祟」；年輕人說是金光黨綁去了，不管怎樣，有四五日不見下落了。

她的兒子請了小貨車，車上釘著廣告牌，上面貼了放大的人像，開著車子沿街廣播。乍看之下，以為市議員競選提前開跑了。

老太太也不是第一次上廣告牌，她年少時候可也是廣告美女，六十年前，她是本城第一大美女。就在我母親還是丰姿綽約的年代，聽說這裡那裡街頭巷尾的住著古老的赤腳化妝師，相較於現下的美容沙龍裡，那些美如玉倩如冰的諮商師們，那些古早人就像赤腳的剃頭拔牙師一樣，不講究什麼保濕潤膚修容彩妝，工具盒裡只一捆麻線和一盒白粉。剪一段麻線，兩隻手翻花一樣撐住對

折的線，一手張一手合，一來一往的在女孩子們擦得嚴白的面上絞著臉毛。那白粉可真白得厲害了，恰似野台戲篷下化了底妝的戲子，白到抹去全部的本性，而每一個女子都要過這麼一趟，彷彿成年禮。

這裡要說的就是那塊白粉，小小一方，比資生堂蜂蜜香皂要小一些，盛在一個面積五公分平方，高可兩至三公分的紙盒子裡，雖是塊狀的，摸起來滑潤，掰起來柔崩。女孩子們花著一張臉，老太太們嘖嘖稱善，都說是美麗有多。拿起紙盒細看那品牌和售價，叫芳芳還是娜娜，不二價五角還是一塊五之類的，盒子上有個半側著臉，顴頰緋紅的年輕女子，很美的，在那年頭的審美觀裡。

盒面上的廣告美女就是黃不迭，那失蹤的老太太。白粉是她們家祖父那一代開發的，風行了近一百年。她的母親和祖母都曾是廣告和包裝上的美女，到了她這一代，經濟繁榮了，有外來的化妝品競爭，她的大型廣告看板就登上了城門口的商家大樓樓面。當你從城門圓環繞行的時候，她那紅著兩頰的白臉也始終對著你，兩眼看著你。

那樣的白粉和廣告到我懂事的時候就已經成為鄉土氣和落伍的代名詞，像黃不迭那樣的前朝美女，也被我等同為戲台上綴金牙戴紅花的八婆級人物。

至少我母親的梳妝台上就不曾見過那樣的白粉，當時香港來的雪花膏、進口的旁氏冷霜、還有各種香噴噴細爽爽的撲粉都很普遍了。然而不可思議的是，我哥哥偷偷告訴我，父親結婚前迷戀著黃不迭。

城裡有一條街，離家具街不太遠，一條鋪著青石的小街，街上都是鐵匠、武術館、茶莊和油行之類，據說整條街都是黃家的。我父親還赤著腳在木匠師父那裡跑腿的時候，黃家已經是進出有車了。我猜當初父親必定也是痴心的望著汽車揚長過去的煙塵作著夢罷了。無從證實他白手起家的這片家具店是不是受到愛情的驅使，只知道我母親嫁過來的時候家具店已經頗有規模，生活優渥得很，而黃不迭早已經兒女成群。

黃不迭的過往風華不單是白粉廣告，她也曾不只一回的站在擴音器喧喧嚷嚷，拜託得興奮熱烈的宣傳車上，為她丈夫助選議員。或是穿著布鞋行街走巷捱家捱戶的拜票請託。六十歲的時候還在婦女會裡活躍，穿著花色清爽的旗袍約我母親喝茶，姊妹淘們吃著中日混血的食物，說著台語國語又夾著日語的交響語言，談一些不干小孩子的事。

隔多年，再見她時，竟然年華盡去，像被歲月蒸乾了風化了一般，枯瘦、顛危、佈滿皺紋。至於尋人啓事上的相片，看起來更像是下了戲的傀儡，沒有生命力了。

最後一次回去家具街的老屋時，連我都差一點找不到。左右店家廊下的商品，矮茶几和娃娃餐椅，排著隊的、疊羅漢的，像廢園裡的瓜豆蔓生蔓長的蒙住了老店的臉面。

搬開几椅難似擠過人牆，舊鐵門是被吵醒的老家院，軋吱呼隆吃力的抱怨，又好比窮家的奴才欺主，任滿屋生煙積塵，隨你疑、訝、驚、怒也動不了他分毫。屋角上還有刨刻未竟的家具組件，打開的工具箱裡，刻刀和木槌停格一般還等著執行當年下了一半的指令。

我蹲下來，體內的那個分身在哭泣。

店舖很長，前段的展示場和工作間佔了大部分，後面的住屋面積較小，前後之間有一方小小的天井，為幽淡的屋內帶來輕柔的光和熱。在我還是少女的時候，在初夏的天降微光裡作著黃金雨的綺麗夢，雨季來的時候，我幻想那是我和外面世界的唯一聯繫，井水也是的，它來自地底，通別人家的井，通護城河的水。那個上學途中經常遇見的鄰校男生就住在護城河邊，我搖幫浦汲水時會想到他。

我父親在刨皮鋸木時有沒有想著黃不迭？

我母親對鏡塗抹雪花膏時，我父親有沒有因此想到黃不迭？

黃不迭走失那天，身上穿著紫色碎花褲裝。

她後來被找到的時候，正坐在我母親房裡，坐在鏡台前。我母親的鏡台放在幽淡沉靜的角落，那是被光陰遺忘的地方，是不是因為這樣母親的舉止笑顰才一直保有幾分清靈妙麗的影子？黃不迭在那裡是不是也看見年少時的自己，半側著粉白胭脂臉的模樣？

據說是她在天井裡打水洗面時，被附近高樓上的人瞧見了她紫色碎花的身影。大夥從後巷破敗的院門進屋裡來帶她出去，她睜著青灰迷茫的眼說：我來找秀彩講話。

秀彩是我母親，早已去世多年。

母親坐在梳妝檯前時，特別具有柔婉的深情，定是那座鏡檯蘊造的魅力。鏡檯的紅木邊框刻著雲文，那雲文和母親波浪的長髮哼同調的曲；紅木細膩的紋理上綴著螺鈿，閃閃的虹彩和母親耳上的珍珠流光輝映。

我細心的拂拭鏡台，執意的要將它搬回家放在我的房裡，在那樣的鏡台前梳妝，會更接近我母親青春溫柔的心。

房子終究還是拆了。

像快跑步的跟上整座城的步調，一幢高大明亮、新建材、新式樣的制式樓屋落成了。

老屋原先存放的木料和家具高價出售了，賣給一家專做傳統家具的工廠，原來傳統家具又時興了。像連鎖店般四處竄起的廟宇，神桌是買辦的生財器具；富貴人家的廳堂，用高級的原木漆器奉承祖先的餘蔭。遷入新居後，哥哥要買一套神明廳的高低供桌，說是要到鄰縣的家具鎮訂購，我們跟著去參觀。

那是一座山城，傍著河有一條蜿蜒的大街，兩旁綿延近三公里都是家具店，古老的建築門樓上巴洛克式的浮雕光影閃耀，店裡清一色是傳統家具，木工作坊裡都是埋著頭刨木作榫，就著文公尺盤算官祿壽福的師傅，他們的臉上自信又虔誠。

我一家店一家店的找，一個一個師傅細看，有沒有哪一張臉，那一副笑貌

神情屬於我的父親，收音機裡是不是還唱著陳三五娘的舊曲調。